



小说月报

XIAOSHUO YUEBAO

未刊精选

【中篇卷一】

马津海

主编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小說月報

X I A O S H U O Y U E B A O

—— 未刊精選 ——

【中篇卷一】



馬津海 主編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未刊精选. 中篇. 卷1 / 马津海主编. —
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0. 4
ISBN 978-7-80729-734-5

I. ①小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9775号

书 名 小说月报 未刊精选(中篇卷一)

主 编 马津海

责任编辑 王如月

版式设计 尚国昌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(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)

开 本 700×1000mm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18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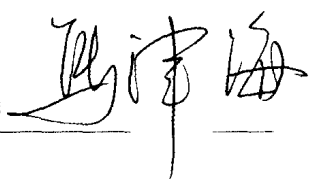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734-5

定 价 19.80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6)

作者简介



男，汉族，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人。插过队，当过工人，1978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毕业，入百花文艺出版社《小说家》《小说月报》任文学月刊编辑。90年代初就职《小说月报》主编，任期内，该刊从单一版本期发10余万册，发展为4个版本期发80余万册，成为国内发行量第一的文学期刊。荣获首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国家期刊奖。个人荣获全国第五届百佳出版工作者奖。

目 录

目 录

1	沙漠的秘密 / 林那北
53	纸鸽子 / 葛水平
89	樟木箱子和核桃树 / 傅爱毛
119	失败之书 / 李浩
147	大宝 / 武歆
173	深圳西北角 / 吴君



沙漠的秘密

林那北

—

按原先的打算，在锦衣出生之后，柳静还要再生育一次，无论男女，都取名玉食。一个穿，一个吃，柳静对这个成语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热爱。人活一生，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吃好、穿好吗？她觉得太准确了，区区四个字，就把所有的、全部的、一切的美好生活内涵悉数概括了。年轻时她错以为自己文学才华，暗暗把其中某两字，锦衣或者玉食当成笔名——可惜所谓的作品，最终却一个字都没写出；她也曾幻想自己能争气地同时排出两个卵，那就可以把这个成语拆开给双胞胎孩子当名字——但也没能实现。锦衣孤零零地一个人到来时，柳静虚弱地从产床上稍稍欠起身子，晨曦正从窗子进来，光线微弱却又暗含一股霸气的蓬勃，让她双眼迷离，一种虚无感就铺天盖地笼罩下来：世界硕大苍茫，而她不过是一粒细小的粉尘，飘浮得无依无靠。这时她听到一阵短促的哭声，循声而去，她看到护士手中红彤彤的如同某种动物

的小人,她吁一口气,无力地重新躺下。锦衣,她在心里对女儿轻唤了一声。很多女人在生产之初,往往被疼痛弄得万念俱灰,连这一个都悔不该弄来,绝无再接再厉往下生的打算。柳静跟别人不一样,柳静在第一眼看到锦衣时,就立即涌起一个念头:要还能再生一个,取名玉食。但这个理想最终没法实现,锦衣坠地时,计划生育已经轰隆隆地开始几年了,它不是一般的政策,是国策,所以跟它过不去就是螳臂挡车。

为这事柳静多次后悔。她结婚不迟,二十四岁领了证,却又心存一点浪漫幻想,总觉得一辈子最单纯甜蜜的日子就数新婚期了,这时候得自私点,得将日后几十年的感情囤积下来,囤得越多越能抵抗未来柴米油盐庸俗日子的磨损。这个想法得到唐必仁的许可,唐必仁微微点着头说,好吧,听你的。所以锦衣来得很迟,结婚五年后才来。柳静后来一直埋怨唐必仁的这个迁就,她任性也就算了,唐必仁比她大三岁,又在市直机关工作,好歹比她高瞻远瞩一些吧?如果柳静是扼杀玉食的主犯,那么唐必仁至少是从犯。

没有到手的总是最好的,回过头来说,那个锦衣,说真的,确实不够好。

哪个母亲愿意承认自己孩子不好呢,可是锦衣醒目地摆在那里,不承认也回避不了。

撇开亲情,纯粹以一个女人的眼光看另一个女人,锦衣的五官、身高都过得去,眼睛很大,鼻子很挺,嘴巴虽然偏大了些,却也大得有模有样,她的问题出在腰间。柳静以前对这个部位不是太在意,反正人人都有的东西,又不是长在醒目的地方,对观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。但在锦衣一年年长大的过程中,她的这个看法被一点点摧毁了。锦衣腰很长,非常长,别人两寸她半尺,至少一倍以上。人的上半身长度基本上是相似的,腰一长,屁股位置就下移了,占去的就是腿部的位置。简言之,腰比一般人长的锦衣,腿也比一般人短,短很多。以前在小学、中学,锦衣总是给老师出难题:她坐着时人高马大,座位必须安排在后面,而一旦站起排队,却又必须站到前头。

柳静自己的腿匀称修长,唐必仁的也中规中矩,真想不通究竟是谁让锦衣长成这样。

由此及彼,柳静看人就不单看脸了,她更注意看腰。看多了,才发现其实

差别真大,非常大。腰长不是锦衣独有,遍地都是,当然男人中比例占多些。而另有一些人则根本没有腰——胸骨至胯骨的侧面,该凹下的那一处,竟是平平的,直统统下来,没有任何过渡。这种人,腿一般都长,省下的腰部面积,都送给腿了。没腰的男人靠身板子撑着,走起路来尚不别扭,女人就不一样了,女人身子扭动时没有腰部的协调周转,立马僵硬死板,无滋无味。不过无滋味总比滑稽强,锦衣一走路,真的滑稽得要死,屁股夸张地左右甩来甩去,像系在一根线上抛动的球,像那里某颗螺丝松动了。

柳静跟在锦衣背后走时,走着走着,就会突然停下来,眼睛木掉,呆呆看着。

锦衣回过头喊,又怎么了?

锦衣重音字落在“又”上面,可见她不是第一次跟柳静这么说。

柳静没说自己在看锦衣的屁股,她从没对锦衣说过她腰有问题,但对唐必仁,柳静说过。柳静一遍遍告诉唐必仁,只有高挑、窄肩、长颈、细腰、长腿,像竹枝一样有挺拔感的女孩才是美的,那是气质,气质比脸蛋更动人。说到最后柳静总要感叹一句:可惜锦衣不是。

那时二十四岁的锦衣正在谈恋爱,对象叫陈格,北方人,甘肃的,个子却并不高,一米七估计都很勉强。这座海边小城地理位置不重要,在经济文化方面,却一直格外繁荣,单一本的大学就有三所,其中一所还相当显赫,国内外都有知名度。锦衣和陈格就是这所大学的,他们大学是同学,毕业后又考上同校研究生,一个学文艺学,一个学现当代文学,都已经研三了,过了这个秋天,就该为找工作忙碌了。锦衣第一次把陈格带回家时,柳静客客气气地迎来,又客客气气地送走。锦衣与陈格一起走,家里本来还剩下柳静和唐必仁,但马上唐必仁接到电话,单位里有事,他也走了。走到门口,他回过头问,怎么样?柳静知道唐必仁指的是陈格,淡淡笑一笑,并不答。唐必仁也不等着她答,就匆匆走了。柳静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,人快虚脱的样子。她在沙发上坐下,端起茶几上残存的水,一口口慢慢地喝。喝了几分钟,她站起来,叹口气,心想如果是玉食,玉食不会找这么不堪的男友!这样,她自己也回过神来了,原来她是不满意陈格的。

唐必仁后来劝她,婚姻的事还是别管,由着她去吧,锦衣自己喜欢就行了。

又不是梁山伯、祝英台时代,柳静当然知道这事自己管不了。但她是母亲,完全袖手旁观也不正常,如果锦衣来问,她总可以说说看法吧?她就缓缓等着。锦衣平时住校,每周回一次家,也有不回的,她说学校还有很多事,要写论文,要看书,要参加校里党团活动。家里有事吗?她问,如果有事,你给我电话,我赶回去也不迟啊。柳静从来没有电话召锦衣,因为家里确实从来没有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。陈格第一次来过两人又一起回校后,柳静倒是很想跟锦衣通个电话,说说自己对陈格的评价,她都已经拿起话筒了,最后又放下。这事心悬着的应该是锦衣吧?想当初把唐必仁带回去见父母,柳静多么忐忑,总怕不被祝福。锦衣呢?锦衣把一个男人带来,又不是带兔子、带老鼠,她难道一点都不介意父母怎么看、怎么想?但锦衣的电话就是没打回来,下一次再回家,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,好像根本没有用一个叫陈格的男人惊动过父母。

柳静只好问,怎么一个人回来,陈格呢?

锦衣摊摊手,歪一下头。

柳静说,父母那么远,他一个人周末怎么过?

锦衣说,忙着哩,谁也没法闲。又回过头看了柳静一眼,说,还想知道什么?

柳静一下子抿紧了嘴。锦衣遣词用句很特别,一个凶狠的字都没有,却又分明有着丰沛的进攻性,刀刀见血。这个特点不是刚冒出来的,从小就呈星星之火,越大越燎原。老话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。锦衣是吗?锦衣不是。当然,往好里想,锦衣似乎也不是故意的,也许她自己都未必发觉。有些东西是藏在天性中与生俱来的,正因此,才更势不可挡。

从面相上看,锦衣颧骨凸起,下颌骨支棱,都呈凌厉之势。脸部线条越柔和,性情往往越温顺,这是柳静自己得出的结论。比如唐必仁,他整个脑袋椭圆得犹如一粒槟榔芋,所以这个男人温吞吞了几十年,工作与家庭都不争不抗。锦衣是他女儿,却长出另外一副模样,这模样说白了,倒是遗传自柳静。但柳静照照镜子,她脸上真的要平和很多。她的脸小,很窄。小脸全世界正流行,

那是为了上镜。日常人家又无须以上镜为饭碗，窄小的脸就现出小气与尖刻了，几分小妾相。这么说来，柳静其实对自己的脸也十分不满意，但总体要比锦衣好，以山来作比，她的两颊只是隐约小丘陵，而锦衣因为脸宽几寸，那两块颊骨就跟着往外扩，扩成了大险峰，相当醒目。

锦衣腰部已经那样，再加上锐利的性情，天下男人想必都消受不起吧，或许也只有小个子的陈格愿意委曲求全？如此一想，柳静心里便松弛了几分。算啦，真的别管了，没有陈格，说不定锦衣根本就嫁不出去。

陈格后来周末还来过三次，其中一个晚上甚至住下。

柳静心里其实是不乐意的。从这里去学校，坐车也就三四十分钟，陈格来，吃过一顿晚饭，再稍坐一坐，完全来得及回校，何必住下？并不是家里挤，挺宽的，一百三十平方米，主卧、次卧、客卧齐全，怎么也够住。问题不在这儿，住下意味着一种姿态，而柳静觉得尚未到做出这个姿态的时候。但她没吭声，看锦衣的。锦衣没有犹豫，她理所当然地让陈格留下来。居然陈格也理所当然，他一点客气都没有，一点拘束更没有。柳静把客卧整一整让他睡下，但第二天起来，发现客卧是空的，陈格和锦衣一起躺在次卧的床上。

怎么这样！柳静终于恼火了，她没有冲陈格吼，陈格怎么也没有跑到家里强奸锦衣的可能，关键是锦衣，是锦衣自己不自重。柳静把锦衣叫过来，压低声音骂。柳静说，你怎么这样，太不像话了！锦衣很意外，眼睁得很大。她说，你跟爸爸不是也睡一起？柳静说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夫妻。锦衣就笑了，锦衣嘴巴很大，牙齿很白，嘴型很好。如果你需要，锦衣说，我们马上去去打一张结婚证书，那破玩意有意思吗？

锦衣又说，我们打了结婚证书，弄个镜框，挂在墙上，是不是就可以明目张胆住在一起了？

柳静粗粗喘着气，胸口一起一伏。她养的哪是一个女儿，不过是一匹马，这马还脱了缰，鼻孔啾啾响，用蹄子乱踩人。

唐必仁总是在这时候开始当和事佬，一直是这样，柳静跟锦衣一冲突，唐必仁就挺身而出和稀泥。他扬扬手让锦衣先走，然后扳住柳静的肩，低声宣传他的政策。他有什么政策？不过是顺其自然之类的无为而治思想。反正她迟

早要嫁,要跟男人睡在一起的是不是?由她去吧。说到这里,唐必仁拍拍柳静的背,像一个大人对待一个孩子。

柳静突然背一松,像有一条蜈蚣顺着脊椎从尾椎那儿一直爬上后脑勺。刚开始她以为是发冷,马上发现不是冷,是委屈。一意识到自己的委屈,柳静泪就下来了,一串串倾倒而下,无声地下。

那一天唐必仁正在整理行装。国庆长假期间,他要出访,去南非与埃及。

二

柳静出嫁时,唐必仁是市委办秘书处的普通干部;锦衣出生时,唐必仁提了一点点,副主任科员,副科级。二十多年过去,跟唐必仁一起进办公厅的人,正处级已经遍地,副厅级也冒出一两个,而唐必仁,不过是体育局副局长。当然说是副,其实跟正的并无差别,他上面的那个局长,由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兼着,挂个名而已,并不实际参政,偶尔有大场面,才出来亮亮相。体育局这么边缘的单位,能有多少场面可大?所以唐必仁以副代正,单位里一切事务都由他操持。副处级干部在京城不过小拇指尖大的小干部,在省城也只能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,在这个小城却不一样,简直是一方诸侯的好感觉,有车子有房子,挺好了。人不知足就会累自己,柳静很知足,而唐必仁看上去,竟比她更无所谓,悠悠哉哉,不急不躁。市委办的干部整天在领导身边晃悠,起点明显比别人高,柳静想,唐必仁要是有野心肯折腾,应该早就腾达得更高了。

这个地位其实已经不低了,柳静那所中学里,哪个教师的家属都没有相当的级别,也就是说,在她的同事中,语文教师柳静是最当得起“夫贵妻荣”这个词的。另外,也还没有哪个老师的子女读硕士,锦衣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为柳静争了光。

不断有同事说,哇,柳老师,真羡慕你啊!

是不是真羡慕不好说,不过至少她有了被人夸耀的东西。教了三十来年语文,不轰轰烈烈,也没臭名昭著,这两者都不容易落到中学老师头上。然后再过两年她就要平淡退休,步入晚年,单凭自己,柳静这辈子确实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。锦衣却不一样,锦衣高中时就在当地晚报副刊上发文章,省里、

市里作文比赛,也总能拿一、二等奖回来。别人读硕士三年发两篇论文搞不好都要花钱买版面,锦衣却不要,东一篇西一篇发学术文章,发到核心期刊也不是太难的事。谁都认为是柳静教得好,从小打好了基础,连唐必仁都夸她,但

都马到成功。

唐必仁去南非、埃及前,问柳静需要什么,柳静摇头。如果是香港,她会想到金饰与衣裳;如果是欧洲,她会想到皮包、鞋子或化妆品。但是南非,那么偏僻遥远的地方,她最多知道有个黑乎乎的越来越年迈的曼德拉,其余的都在想象之外,一时之间,她没反应过来。

问到锦衣,锦衣马上说,钻石!

唐必仁去了十几天,先南非后埃及,回来,果然有钻石,是裸石,VVS,无瑕级的,两粒,每粒零点五克拉。柳静问,很贵吧?唐必仁说,不便宜。一粒要上万吗?快了。柳静就倒吸一口气。那么小的一点点东西,价格竟这么吓人!唐必仁说,这只是小的,大的钻石别人抢着买,我不买。唐必仁参加的是市外事办组织的考察团,团员都是市直机关副处以上的官员,买贵的不稀奇,钱是不是自己掏就不得而知。唐必仁肯定是自己出的钱,他有张工行 VISA 卡,只是副卡,主卡是柳静。理论上唐必仁是用柳静的钱买了钻石,柳静想,既是两粒,其中一粒必定是自己的。她原先对这东西并没企图,锦衣玉食她向往,披金戴银却一直不是她的习惯,身体已经有太多的束缚,无端再用个东西勒住,又平添了几分不自在。事情就是这样,她不要,不等于她不要。已经摆在跟前了,占为己有,毕竟还是种乐趣。但是,唐必仁把钻石交给锦衣,锦衣把两粒都拿走了。一粒是锦衣的,另一粒,锦衣说给陈格。

柳静脸一下子就黑了。这事已经没有天理,她想到一个词,鸠占鹊巢。大约是职业习惯,柳静对词语有特殊爱好,不经意间脑子就会自然浮起,有时虽不见得十分准确,但情绪是到位的。此时她手里正拿着一瓶香精,唐必仁在开罗买的,唐必仁说,埃及天干物燥,所以提取出来的香精特别纯正,世界各地的名牌香水,其原料大都取之于埃及,比如 CD、CK、香奈儿。唐必仁给柳静的是 Queen Cleopatra,放鼻子下闻闻,果真与平时用的 CD 香水味道接近。柳静刚闻了香精,那两粒钻石就都被锦衣抓在手里了。锦衣要走,边走边说,谢谢了啊,也代陈格谢谢了。柳静脑轰了一声。舌头有点紧,但她还是问了:为什么要给陈格?锦衣说,为什么不给陈格,难道你舍得给别人?柳静一把将香精举过头,那一瞬,她真的有往地上砸去的冲动。唐必仁慌张地大跨两步,站

到柳静跟前。他说,我走之前问过你了,你自己说不要。是你自己不要的。

柳静呆呆地看着他,又转过头看锦衣。

父女两人的表情很类似,他们都用几分埋怨或责怪的眼神盯着柳静。

锦衣说,本来不要,现在又要,出尔反尔,做人怎么能这样?!

唐必仁抚着柳静的肩,低声说,真的是你自己不要的,你想想,是不是?

不用想,柳静记得自己摇过头。但那时她摇得虚无模糊,并且摇头并不等于点头同意将这么贵的东西,送给她不喜欢的陈格。事情弄反了,若是送钻石定情,也该由陈格送锦衣。又或者锦衣一定要惊世骇俗地与传统为敌,也必得用她自己挣下的钱去购,花父母的钱向男友献媚,还要不要脸了?

唐必仁说,锦衣一开始就提出了,说给她一个钻石,也给陈格一个。我想想,好不容易去趟南非,就买了吧,反正以后他们结婚也要买的。国内的价钱要高很多哩。

锦衣点头,父亲的这个解释很合她胃口,在表情上她就显出几分理直气壮了。她把攥在手中的两个黑绒布小锦盒托起,打开来看一眼,好像要确定钻石是否还在。钻石在,她很满意,微微一笑,走向自己的卧室,关上门。

客厅里只剩下唐必仁与柳静。

唐必仁一屁股坐到沙发上,手脚放纵摊开,腿无意识地轻轻抖动。累坏了!他长叹一声。从开罗起飞,在迪拜转机,中途耽搁七八个小时,然后飞上海,然后再从上海飞回,三十多个小时都在路上,铁人都要浑身散架的。柳静斜眼看他,若是平常,她会立即去泡一杯正山小种递去。现在要不要去?最终她还是动手了,但所有的动作都迟缓了几秒钟,脸也一直素着。

唐必仁已经不喝铁观音或乌龙茶,改喝正山小种,据说这种来自福建武夷山的全发酵红茶养胃,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桂圆干的气味,连英国女王都特别爱喝。英国女王喝它的历史不短了,但唐必仁近一两年才起兴致,不光他,市直机关里的干部彼此影响着,算个时髦。体育局不是富单位,但再穷也不至于穷到没有人送茶。茶泡在小壶里,再倒进玻璃小杯中,剔透的暖红色,宛若红酒。柳静把杯子往唐必仁跟前递时,手晃了一下,冒着气的茶水溅出杯沿,落在指尖,她叫了一声,手一松,杯子与水都到了地板上。

屋里静了片刻，柳静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碎玻璃和茶水，蒙了会儿。

门开了，锦衣从卧室出来。

锦衣走过来，站到碎玻璃前低头看着。

至于吗？锦衣说。

你也就一家庭妇女的觉悟嘛。锦衣又说。

锦衣如果不说，柳静或许还能忍住。换了平时，她的手未必娇嫩至抗不住茶水的那么点烫，这一点柳静心里是清楚的。但现在她确实不想忍，既然锦衣这么说了，她再忍，就忍成二百五了。母亲不能当得这么窝囊，这是那一刻占据柳静脑子的全部想法。她扭头白了锦衣一眼，侧身走过，走进锦衣的卧室。两个黑绒布小锦盒正端正地放在桌上，盖子打开，两粒晶白的钻石赫然外露，闪着锐利的光。刚才锦衣回屋后想必又进一步对它们进行鉴定观赏了。对物质有胃口，是锦衣的一贯做派，这一点，倒是明显遗传自柳静。吃好穿好，锦衣玉食，柳静一直是这么努力美化自己生活的。中学教师收入有限，但不要紧，不是有唐必仁吗？柳静从不过问唐必仁的收入，他反正月月递过一笔钱，或多或少，再少也够她稍稍放胆消费。所以那张 VISA 卡每月 25 号虽是从柳静那儿扣下钱，归根到底出血的还是唐必仁。妻子花老公的钱天经地义，未成家立业的女儿花父亲的钱，也说得过去，那么那个陈格，那个小个子男人，他莫名其妙的，凭什么来这个家捞一笔？柳静急匆匆走着，伸出手，伸向其中的一个黑绒布锦盒，还没够着，另一只手已经飞快地从背后探出，抢在柳静之前，将两个盒子一把抓去。

是锦衣。

锦衣脸都涨红了，粗粗喘气。你怎么这样？！锦衣吼起来，你还是当妈的哩，怎么能这样！太小儿科了，简直过分！

一边说，一边锦衣已经开始收拾东西。几件衣服，几双袜子，几本书，匆匆装进背包，一扭身，走了。

唐必仁张开手拦她。锦衣，吃了饭再走吧。

锦衣说，还吃什么饭呀，没吃我就阿弥陀佛了。

唐必仁说，锦衣，你妈不是那意思。

锦衣眼吊起来反问,那是什么意思?

唐必仁看着柳静,希望柳静回答。但柳静冷着脸,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锦衣就一闪身,闪过唐必仁,把包往背上一甩,出了门。门被她重重地扣上。

楼挺高的,房子在第十八层,下去得坐电梯,出了楼道还得走近百米才能到小区大门口。在锦衣走后,走了一会儿之后,柳静突然跑到门前,打开门,外面是空的,电梯早下去了。再跑到阳台,往小区大门方向眺望,下面人来人往,都是别人,没有锦衣。锦衣好像嵌进楼房,飘到空中,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。

一辆后面驮着一个方形箱子的自行车驶过小区空地,车上人是位五十多岁的壮汉。馒头,山东馒头!吆喝声很响亮,不是壮汉喊出来的,而是来自挂在车把上的喇叭,是预先录音储存然后反复播放的。每天中午,这个人都要来小区推销他的不知真假的山东馒头。其他小贩是进不了小区大门的,壮汉却可以,原因不清,一说是因为很多业主爱吃,主动要求他上门服务,另一种说法是他私下给保安塞了钱。馒头,山东馒头!柳静的眼睛跟着车走,这么高的地方往下看,壮汉和他驮馒头的车,竟然那么细小。

唐必仁跟到阳台,看上去他挺担忧的。你干什么?他问。

干什么?柳静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她觉得心里堵得慌,很慌。每一次跟锦衣过招,她都有血肉模糊之感,即使偶尔是她胜,也从来胜得委屈别扭坑坑洼洼。二十四年前,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哪是一块肉啊,掉下的分明是毒菌,然后春去秋来,又是自己把这毒菌千辛万苦一口口喂大,大成随时可能将她吞咽撕碎的怪兽。

她叹一口气,将身子弯下,双臂搁在阳台护栏上。

唐必仁手搭到她背上,轻轻摇了摇。你反应过度了,唐必仁说,真的没必要这样。

唐必仁又说,今天她知道我回国,特地从学校回家来,可是,你看,饭都没吃上,又走了。你何必那么计较呢?马上她跟陈格一结婚,不都是一家人了吗?

柳静慢慢把身子重新拉直,转过头看着唐必仁,轻轻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:结婚?

唐必仁说,是啊,陈格不想回老家,毕业后要留这儿,他还要我帮他找工

作哩。锦衣说到夏天一毕业他们就结婚。她没跟你说？

柳静猛地把脸又转开了。他们站得太近了，有一股气，热烘烘的，直扑柳静的面颊，夹着几星唾沫。唾沫没关系，姑且当成水也行，重要的是有一股经过发酵的酸腐气味，非常蓬勃地喷射过来。

柳静胳膊上的毛孔一下子全竖起来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她从来没发现，唐必仁的嘴巴，居然有这么臭的气味。

三

柳静教过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极少有错别字。允许不会写，会写了就一定不能错。这个要求说说容易，真要做起来，其实很难。汉字四四方方的，看起来彼此相似，读起来又有那么多同音字，好好的横撇竖捺，一不小心过了界，说错也就错了。柳静不听解释，她只要求不出错。一旦错了，先是罚抄十至五十次不等，若是再错，她刻薄起来，就会把该学生叫到黑板前，让他（她）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再写一次。写对了，你自己改邪归正；又写错了，在哄堂大笑中，你也能痛改前非。背地里学生会骂她有病，就是同事也少不了腹诽。就你能，你就不会错呀？柳静还真没有错过，板书或者教案里，从来工工整整，没有人见过她一个错字与别字。不知是天生有仇还是职业锻造的结果，就是看到街头广告牌上有错字，她都恨不得立即端着红笔冲过去，画个圈，勾到旁边。不是故意这样，但就是这样了，她也沒辦法。今年有新规定，高考作文每三个错别字扣一分，这在一定程度肯定了柳静苛求的正确性，按理柳静该高兴，但她没高兴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反而生出几分歉意，好像高招办这样的要求是被她逼出来的。

她弄不清自己。每个人最弄不清的总是自己。

那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，她特地拐到一家中草药房，挑了茅根、白毛藤、六角仙，都是清凉下火的。旅途奔波，吃睡都无规律，上火口臭很正常。问题是以前唐必仁也常出差，以前为什么没闻到那股臭？

以前唐必仁有其他方面的毛病，比如打呼噜、不爱洗澡、晚上常忘了刷牙。打呼噜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柳静没说什么，她只是翻来覆去自我调整。习惯